

中牟,中牟

□李同昌

福分是天生的,也是后来修炼的。
福地是天生的,也是顺势而为的。

这几年,白沙、象湖、雁鸣湖、绿博园,这些被楼盘冠以标签的词,在口口相传。外地人未必明白,郑州人清楚,这就是中牟。

城和村,本无界限,清晰着就模糊了。城市在疯长,在机器的轰鸣中,矗立的高楼掩蔽了瓦房草房,消失的村庄便成了记忆。人们在钢筋水泥营造的空间,刻意地修造许多没有灵性氤氲的山山水水,貌似庭院,掩饰不住的还是喧哗。人们向往田园古来有之,无论采菊南山,还是避秦桃源,其实都是心性回归自然,向往天人合一,追寻诗意栖居的家园。

中原城市群、郑汴一体化,浪潮滚滚,势不可挡。在河南新时期发展的大盘棋上,省会郑州与古都开封,有无限的渊源连接。在河南城市发展的版图上,两地之间一直是炙热的区域。从政府工作报告的铺陈,到高层视察的足迹,助推这里成为开发的高地。没几年的时间,一个个产业园区开张了,一片片节节拔高的楼宇矗立起来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业态叫响了。

郑汴之间,曾经是大片的农田沙地,如今长藤结瓜,一个个项目成为人们眼光中的亮点,成为官方引以为自豪的增长点,不断刷新人们惊叹。大势所趋,势在必行。遵循城市群发展的规律,高层谋划的大手笔,让这一蓝图绘得日渐清晰,活脱脱地落到了地上,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催生出了沿途的繁荣与变迁。

大郑州,这几年确实是大了。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郑州要建成国际性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门户、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郑州人谈起郑州的变化和追寻的目标,目光中带着骄傲。

古老开封,也已华丽转身,要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拥有“八朝古都”之称的开封,鼓足了劲向全省第一方阵迈进。省委提出推进“郑汴一体化”深度发展,建设组合型大都市地区。开封人在新型城市化的热浪中不再自叹落后了。

两个古都之间,一个县,距郑汴各30公里,夹在中间,是什么样的滋味?中牟人却骄傲地说:两市抬一县,不发展都不行。言外之意,势在中央,谁与争锋?

中牟人这一点自豪,被外界深切地感受到了,也被不断刷新的经济社会指标所证明了。全省100多个县,一直名列前茅,在全国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行榜上,中牟也进百强了。作为郑汴一体化的核心区域和战略支点,兼容并收两市开拓进取之气势、深厚文化之底蕴,以自身独特的优

势和明晰的思路,以喷薄迸发之势,开启了都市田园城市建设的新篇章。

爱上中牟,有多个理由。仅仅这些地名,官渡、白沙、雁鸣湖、绿博园、静泊园、中央公园,一提到就诗意弥漫。昔日岗、坡、沙、峪、湖、池、湾、滩、堤、桥、寺、庙、庵、井等字作为村名,如今带上这些后缀,都成了新潮。

城外有房,随着腰包鼓起来,理想也丰满起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小桥流水、鸡犬相闻,重新唤起了人们的乡愁。在有钱来支撑选择居住时,人们的田园情结就起决定性作用了。中牟,位居黄金轴线上,发展之快,潜力之大,成为当然的首选。蜗居喧闹的城区,谁不想到郊外透透气呢。难怪一句“到中牟去定居”,就引起很多人心里痒痒哩!

中原的历史文化厚重,是河南人骨子里的骄傲,曾经有“伸手一摸就是两汉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的美谈。我们的村我们的城,在典籍里在传说中,都能找到对应的阐释。中牟曾经是传统的农业大县,而这片土地确实确实是文化的厚土。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皆有遗址,最早的文明在这里都有印证。历史文化名人如思想家列子,美男子潘安,民族英雄史可法,中牟名侯任峻,鲁班和鲁仲连的后代,名垂文学青史的潘尼,理学家冉觐祖,忠直可嘉刘之风,都是中牟人杰地灵的佐证。

文化积淀有时候会成为资源,也会成为包袱。在中牟,古老与现代的对话,是穿越式的交汇,鲜活的新型产业演绎得如火如荼。汉献帝建安五年曹操袁绍大战于官渡,群雄逐鹿的古战场今天成为景区,这是曹孟德当时所没想到的。而比古老的官渡名气更大的,是已经形成了方特欢乐世界为领头的现代化综合性主题公园。还有更大手笔、规划的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电影小镇、迪斯尼项目、海洋公园、野生动物园等项目,这些在发达地区才有的游乐项目,陆续开工建设。时尚文化旅游,成为郑州的亮点,中牟县域旅游年接待游客突破650万人次。近者悦,远者来,文化旅游目的地效应在持续发酵。中牟,不火都不行。

我曾经到方特周边的新型农村社区调研,也和方特的高层有过交流。在方特园区周边,县领导指着很洋气的楼盘让我们猜想,是什么人来买来住,大家都以为是高端人士土豪之流,然而真正的拥有者,是当地的农民。与周边一些高端楼盘比邻相望的是群众拆迁之后的新居。在城里,搬迁房从颜色上一眼就看出了,刷的是涂料,从结构上一下就认出来,方块状,非常密集。中牟农民在新城区和产业园区开发中,居住品位比老城区优越得多,更多的农民住上了洋气的楼房,这是不是中牟人的一种福分呢?!

香漫湖最后一个晚上

□余秀华

我爱你,而忍不住哭泣
在香漫湖最后一个晚上
我的哭泣持续到黄昏
院子里的花香都泥泞不堪
隐匿的豹子又出来撕咬我的骨
我一边后退,一边回头
把你的名字拧成绳
40岁了,我居然还干这样的傻事:

如此忘情地痛哭
——我爱你
我在人世里迷路
你肯定说这是影子的哲学
倒映在陌生的水域
而豹子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全身心的交托是荒谬的
有时候,破坏比赞美更深情

中牟有雁鸣湖,是这几年才叫响的。郑州守着黄河,却是个缺水的城市。湖泊,对居民来说是一种奢望。现代的城市大开发,决策者注意到了,造一片绿给城市,留一湾水给百姓,远比造几座高楼功德大。雁鸣湖成为生态的亮点,森林、湖面、湿地、林地、草地,自然成为都市人的好去处。

自然的雁鸣湖,是人们刻意保留下来的。但诗意的雁鸣湖,是需要一种智慧的催生和呵护,才会有的。中牟雁鸣湖金秋笔会,一个因诗歌笔会而名,在中原走向,也随着诗行,漂流到远方。

中牟雁鸣湖,在文友们的笔下,像个小姑娘,被打扮得楚楚动人。叫雁鸣湖的地方可能很多,但中牟雁鸣湖,却因为诗歌,因为散文,因为作家们细腻文心的滋润,与众不同。

参加笔会,大咖云集,很多熟悉的名字和不熟悉的面孔,在这里却是一种共同的声音,寻找发现中牟之美。文学笔会是作家的摇篮,更是思想沟通、交流碰撞的盛宴。在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还能用诗歌来描摹地域之美,拇指刷屏读诗,也是醉了的感觉。很赞同河南省作协副主席、河南省小小说学会会长杨晓敏先生的一句话:“一个地方产生很多作家不易,但因发展亮点频频吸引一批作家到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很智慧的选择。”中牟吸引这么多作家来参加雁鸣湖金秋笔会,自2000年开始,笔会已成功举办6届,500余位著名作家走进中牟,的确是智慧。目前已创作出1000多篇作品。雁鸣湖金秋笔会,成为中牟县文联的同志长期以来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文艺外宣形式提高中牟知名度、美誉度的一个文化平台。这其实是文化人骨子里的情怀,我始终这样认为。在商言商,文化人呢,和商人不同,在做文化的事,在以不同的形式创造着文化。

秋天去了还会来。大自然往往就是诗的最佳意象,一样的风景在不同的诗人眼里,就是不一样的诗。中牟还会在微信时代继续着诗意的发酵,一些诗行带着这里的泥土芳香和霓虹羽影,传向了远方,定格在时空。毕竟,这里有诗人们向往的好去处,有日益成熟的笔会。

笔会这个平台有多大呢?心有多大,平台就有多大;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郑州向东是中牟。想写诗了,会想起中牟。

作者简介

李同昌,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直书法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供职于河南省委机关。

而我把赞美当成药
给每一个无辜的地名
人名,花名
“你就是个花花公子”
你在与别人耳语的时候
我耻于取出她的一部分
而把我的三分之一交给了她

在中牟(组诗)

□田禾

雁鸣湖

昨夜刚下了一场暴雨
湖水涌,水上升,水中的
落日在下沉。昨天最浅的一片
水域,今天成了深渊

今天的雁鸣湖,比任何时候
都苍茫辽阔。水是渔民们的
家园,鱼的国
这里的渔民,在浅水处
种藕,在深水里养鱼
在芦苇割倒的空地上居住

青草长满了水边小径,风在
湖面和草尖上吹拂
一场雨过后,满湖的芦苇
都醒了,今天的最后一声雁鸣
落在湖水之上芦苇之上

湖边种满了杨树,云彩挂在
杨树的枝头,更高处是
一尘不染的澄明的天空
这边,一只小羊俯身饮水
浅草淹没了羊的半个身子
(2013年6月3日)

黄河落日

在中牟,我看到了
最浅的一段黄河
黄河浅到裸露着泥沙
裸露着泥沙下面乌黑
的礁石,像裸露着
骨头。只有少量的水
缓慢缓慢地流淌

黄河按住了心里的
波澜,停息了往日
的汹涌和咆哮
我在岸边停下脚步
那时落日,如诗如血
落日下,一只鸟在
黄河滩以单腿站立
远处池塘,偶有蛙声

黑夜很快就要从天空
落下来,归家的羊群
在河堤上奔跑,仿佛
追赶一群空旷的火焰
那时落日完成了最后
一次分娩,天边涌动的
一片红色,一泻千里
黄河落日,如此壮美
(2013年6月7日)

田禾,中国当代诗人,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湖北大冶农村。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已出版诗集《温柔的倾诉》《抒情与怀念》《竹林中的家园》《大风口》《喊故乡》《野葵花》《在回家的路上》等11部。作品被选入200多种全国重要选本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编辑出版的5种大学语文教材。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诗刊》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中国诗歌学会首届徐志摩诗歌奖、《十月》诗歌奖、湖北文学奖、湖北省政府屈原文艺奖等30多种诗歌奖项。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现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